

主编:文天心 责编:于晓琳 执编/版式:石琪 美编:倪海莲 投稿邮箱 hljrbte@163.com

时序入夏,艾风送香,又逢一年端午。作为代代相承的传统节日,端午早已融入寻常生活,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动的注脚。插青艾、系彩绳、包粽子,这些饱含生活情趣的习俗,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许,也留存着岁月沉淀的温情。本期以文字为媒,记录身边的节令光景,讲述民俗里的旧日情怀。让我们在笔墨品读间感受传统之美,守护文化根脉,让千年民俗伴着烟火日常,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、温情绵长。

端午苇叶裹乡愁

□赵国春

北大荒的端午节,裹着黑土地的粗粝与温热,习俗里藏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,更承载着垦荒人在艰苦岁月里自寻乐趣的生活智慧,满是质朴的气息,更充盈着滚烫的烟火人间气。

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大荒人,聚成一方多元天地,民俗也随之交融共生——主体承袭山东故土风情,又浸润东北本土气韵,在岁月磨合中,酿出独属于这片黑土地的端午滋味。数十年光阴流转,当年的端午光景,依旧清晰镌刻在记忆深处。

端午前几日的傍晚,农场里大人孩童结伴奔向河套、沟塘,专挑宽大肥厚的苇叶掐采。北大荒的苇子肆意生长,叶片裹着水泽的清香,掐回后用井水反复淘净,晾在屋檐下,次日包粽时仍带着湿润潮气,鲜灵得很。早年江米金贵,便常掺上小米、黄米,甚至玉米碴子,泡米时必撒一把碱面,煮出的粽子泛着淡淡鹅黄,口感筋道弹牙,碱香与苇叶清香交织,是别处寻不来的民间美味。红枣多是从山东、河北老家辗转捎来,皱缩的外皮泡软后,裹在米中,甜得温润内敛;家境稍好的人家,会埋几颗仓房里的冻葡萄干,化开后带着丝丝冰碴,成了孩子们争抢的稀罕美味。

包粽子是女人们的拿手活计,家家炕沿摆开家什,你卷叶、我填米,欢声笑语里,三角粽、长条粽渐渐堆成小山。男人们则忙着在院中“扫灾”,割来新鲜艾蒿,柳条扎成扫帚,将屋前屋后的杂草、蛛网清扫干净,一句“端午扫扫,蚊虫不咬”,藏着最朴实的生活

期许。扫毕,便把艾蒿、菖蒲插在门框上,绿枝随风轻晃,谓之“镇宅”——北大荒草深虫多,这古老习俗,从来都是老一辈人护佑家人的心意。天刚蒙蒙亮,孩子们便被唤起踏青,不必远走,连队的田埂、地头便是最好去处。掐一把沾着露水的野草、刚冒尖的玉米苗揣进兜里,最要紧的是寻觅“端午草”:圆叶的车轴草、开着小紫花的野苜蓿,据说揣在怀中能祛病消灾。归来时裤脚沾满泥点,衣兜鼓鼓囊囊,大人笑着嗔怪,不忘用搓麻绳剩下的碎线,凑齐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彩绳,系在孩子手腕、脚腕,一句“拴住福气,别让狼叼走”,藏着吓唬的温柔,更裹着满心疼惜。

粽子出锅时,母亲捞起放在筐箩里,晾至半凉才递到我手中。剥开翠绿苇叶,糯米泛着温润光泽,一口咬下,枣香清甜混着苇叶清香,粘在嘴角,总要细细舔舐才肯罢休。父亲偏爱白米粽,蘸着白糖细品,说“这才尝得到米香本味”;母亲则总把葡萄干粽子留给串门的邻里,笑着说“给娃们解解馋”。

早饭定要就着粽子,配咸菜、喝玉米粥。白米粽蘸白糖是标配,能吃上蜜枣粽的,便算得“大户人家”。手巧的山东媳妇,还会蒸制面老虎:发面捏成虎形,点上鲜红圆点,孩子先当玩具把玩,玩够了掰下一块,暄软香甜。男人们则凑在一起,就着粽子抿两盅自酿米酒,聊起老家的端午,说着说着便转到麦收活计,从乡愁习俗落到黑土地的耕耘,这才是最真切的北大荒日子。

日头渐高,连队空地愈发热闹,姑娘们捣碎玻璃翠花汁,染在指甲上,

红扑扑的天然色泽,比城里胭脂更动人;小伙子们比拼拔“端午草”,种类多者沾的福气越多;老人们坐在暖阳下,用艾蒿煮水给孙辈擦洗手心脚心,盼着夏日不长痱子。傍晚收工,家家户户烧起热水,投入艾蒿、菖蒲,全家轮番沐浴,绿水泛着药草苦香,洗去一身疲惫,只剩通体清爽。

端午由来众说纷纭,北大荒人最笃信纪念屈原的传说。粽子祭屈原的典故,最早载于南朝《续齐谐记》,历经岁月流传,食粽成为端午节的传统习俗。

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总为端午落笔:文秀叹“万古传闻为屈原”,道尽对直臣的惋惜;沈从文绘湘西端午,龙舟竞渡、雄黄画额,满是湘西风土;老舍于风雨中写端午,藏着家国情怀与真挚情谊。而北大荒的端午,无江南的精致婉约,却满是过日子的踏实本分。

苇叶生于野地,五彩绳搓自碎线,祈福的话语也直白滚烫——不求大富大贵,只盼良田多打粮,家人常安康。这些质朴习俗,恰似捆粽的马莲草,将垦荒人的乡愁、对生活的热爱,牢牢系在这片黑土地上,扎下深根。

如今身居城市,超市里粽子包装精致,蜜枣、豆沙、鲜肉口味繁多,我却总觉得少了几分滋味。原来端午的味道,从不是单一食材的香甜,是苇叶的水腥气、泡米的咕嘟声、母亲包粽的灵巧手势、父亲扎扫帚的沙声沙沙响……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细碎温暖,缠缠绕绕,如马莲草系成的结,历经多年,依旧紧紧拴着游子的心,藏着最难忘的黑土乡愁。



榴花蜀葵里的端阳清韵

鉴赏明代陆治《端阳佳景图》

□魏益君

当街巷间再次飘起艾草与菖蒲的清香,当五彩丝线在孩童的手腕上轻轻缠绕,那份属于仲夏时节的古老仪式感便如约而至。端午,这个承载着驱邪祈福与纪念先贤双重意蕴的节日,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,不仅化作了诗词里的平仄,更被历代文人墨客凝练成了尺素间的丹青。在这众多描绘端阳风物的画作中,明代画家陆治的《端阳佳景图》宛如一缕清风,将江南端午的草木芳华与文人雅趣,永远定格在了时光深处。

这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端阳佳景图》,画面以一块太湖石为中心,稳稳地撑起了整个构图。石前,几株蜀葵正迎风绽放,花瓣有红有白,娇艳而不媚俗;石后,一枝石榴花斜斜地伸出,花朵红艳似火,仿佛要将这仲夏的热情点燃。在蜀葵与石榴的周围,画家又巧妙地穿插了山丹、灵芝等植物,辅以淡墨皴擦的坡石,使得整幅画既有园林的精致,又带着几分山野的逸趣。

在画的右上方,是一首七绝:“葵榴花下自称觞,南极星辉满华堂。况是江南多胜事,朱明佳节正端阳。”这短短二十八个字,不仅点明了画作“端阳”的主题,更将一幅静态的节令花卉图,延展成了充满温度的祝寿画卷。这首题诗,让原本只是描绘草木芳华的画面,瞬间有了归宿。它告诉我们,这满纸的榴花蜀葵,不仅是端午的节令风物,更是画家对友人晚年隐居生活的美好礼赞。诗与画在这里完美交融,平实顺畅的语言中,流淌着明代文人之间那份清雅而真挚的情谊。

凝视着画中那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花草,我的思绪不禁从纸面飘向了那个遥远的明代端午。这不仅仅是一幅节令画,更是画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。陆治晚年隐居在太湖支硎山下,生活清贫,却以种花自娱。这幅画中的蜀葵、石榴,或许正是他亲手栽种的庭前花木。在古人眼中,蜀葵又名“端午花”,因其高大挺拔、花多红色,被唤作“一丈红”,不仅品性高雅,在民间还有辟邪之用;而石榴则寓意着多子多福、红红火火。陆治将这些充满吉祥寓意与实用价值的植物入画,既是对端午习俗的忠实记录,也是对

自己隐居生活的一种诗意表达。

画中的太湖石,虽只是作为背景衬托,却画得极具风骨。干湿各异的笔触表现出石体丰富的肌理,浓淡变化的墨色勾勒出石头的明暗,它静静地立在那里,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,默默守护着这一园芳华。而前景的花卉,则采用了“没骨法”与“勾花点叶法”相结合的技巧,用色艳而不俗,笔触灵动洒脱。这种看似随意、实则精心安排的构图,让人感受到了画家对自然万物的深情。他画的不仅是花草的形貌,更是花草的神韵,是那份在喧嚣尘世中坚守的宁静与淡泊。

《端阳佳景图》没有宏大的叙事,也没有繁复的色彩,它只是静静地描绘了一角庭院,几株花草。但正是这份平实与顺畅,让人在欣赏时感到无比的舒适与惬意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我们或许很难再有“设席花竹之间”的闲情逸致,但当我们驻足于这幅画前,依然能够透过榴花蜀葵,感受到那份属于端午的清韵,以及画家陆治那份超然物外、恬淡自适的文人情怀。这或许就是古画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《端阳佳景图》 中国画家 陆治(明代)



《龙舟》 版画 李采怡

又逢端午忆流年

□宋昌兴

时序入夏,荷风漫卷,端午如约而至。随处可见沿街店铺悬挂的五彩纸葫芦,到处都弥漫着粽子的香气。生活富足了,传统节日愈发受人珍视。抚今追昔,最让我难忘的依旧是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旧日端午。

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里度过的,当时物资匮乏,日子过得朴素简单,最期盼的便是年、节。平素粗衣粗食,唯有逢年过节餐桌才会变得丰盛些,穿得才会光鲜些。儿时端午,没有精致礼盒包装的粽子,亦没有琳琅满目的节日装饰,一枚油润鲜香的咸鸭蛋,便是我整个童年最热切的节日期盼。

农家院里常年饲养鸡鸭,朝夕听闻禽鸣,却极少能吃上蛋。在精打细算的乡村生活里,鸡蛋、鸭蛋是家里一项经济来源。母亲总会细心擦拭干净每一枚蛋,悉心积攒,定时拿到集市售卖,换得零碎角票贴补家用。正因如此,端午的咸鸭蛋,成了童年难得的珍馐,令我至今不能忘怀。

鸭蛋大小适中,蛋壳光滑细腻,蛋白澄澈透亮,蛋黄紧实饱满。未经腌制的鸭蛋干净素雅,品相极佳。经过盐水浸润腌制后,金黄的蛋黄油脂丰盈、鲜香浓郁,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。端午那日的清晨,母亲总会早早煮好鸭蛋,捞出用凉水浸凉,方便我们剥壳食用。家中兄弟姐妹和睦友爱,年长的哥哥姐姐总是处处让着我,每次都让我先挑个头儿饱满的鸭蛋。其实鸭蛋大小相差无几,真正温暖岁月的,是质朴纯粹的乡间亲情。时隔多年,一幕幕温情画面依旧清晰鲜活,温润流年。

儿时乡村的端午,藏着独有的仪式感。集市买来的五彩丝线,色泽明艳,质地柔软。心灵手巧的姐姐会将彩线认真地拧成细绳,轻轻系在我的手腕和脚踝。乡间自古就有这种风俗,说端午系五彩绳可驱避蚊虫蛇蝎,庇佑孩童平安顺遂。我幼时胆小,从不敢肆意奔跑于荒草山野。因为父亲常叮嘱我,山野多毒虫蛇蚁,一旦被咬伤那可是极其凶险的。或许是父亲刻意叮嘱用来约束我的顽劣,却让我自幼对自然怀揣敬畏之情,对蛇虫怀着忌惮之心。虽从未验证过五彩绳的祈福之效,但腕间踝间的斑斓彩线,却装点了整个夏天,也丰盈了童年的端午。

挂葫芦、插艾草,是乡村端午最朴素的民俗。如今市面售卖的工艺葫芦精巧繁复,而我们儿时的端午葫芦,都是母亲用彩纸折叠而成的。母亲巧手折叠出的葫芦,造型饱满圆润、精致喜庆。清晨时分,父亲会折回带着晨露的青翠柳枝,用红绳将纸葫芦系于枝头,对称悬挂在院门与房门两侧。葫芦谐音“福禄”,是民间吉祥信物,寓意纳福迎祥、阖家安康。其藤蔓延生长、生生不息,更寄托着乡人对子孙绵长、家业兴旺的美好期许。青枝衬彩葫,明艳夺目,朴素的农家小院,瞬间盛满浓浓的端午喜庆氛围。

年少懵懂,只知贪恋端午的口腹之乐,却不懂节日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化底蕴,及至读书识字方才知道。唐代诗僧文秀诗云:“节分端午自谁言,万古传闻为屈原。堪笑楚江空渺渺,不能洗得直臣冤。”端午的岁岁相传,是世人对爱国诗人屈原最深沉的缅怀。生于战国时期的屈原心怀家国大义,以身殉国,汨罗江畔百姓哀痛万分,纷纷泛舟江上凭吊追思。渔夫抛饭团掷米粽入江,投喂鱼虾,以免屈子躯体遭到啃噬;乡人倾雄黄酒于江中,来震慑蛟龙水兽。岁月流转,龙舟竞渡、食粽祈福、悬艾系绳的民俗代代沿袭。端午不只是吃粽子、喝雄黄酒这么简单,它所沉淀下来的家国情怀正代代传承。

记忆里,儿时乡间极少包粽子。一来粽叶稀缺,二来糯米价贵,制作过程有些繁琐,寻常农家少有置办。年少的我对粽子的认知非常浅显,只以为不过是糯米裹着枣煮熟而成。而今过上了好日子,人们对于吃的也颇为讲究,粽子早已百味纷呈。蜜枣粽绵密清甜,豆沙粽软糯绵长,肉粽油润鲜香,蛋黄粽沙糯流油……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。但我依旧难忘童年端午的质朴纯粹,没有粽香氤氲,却有家人相伴的温暖,也不乏人间烟火气。

流年不语,端午如常。光阴匆匆带走年少韶华,带走乡村院子里的欢声笑语,唯有沉淀在岁月里的端午记忆,愈发温润清晰。陌陌烟火里的纯真岁月,终究只能回望,不可重来。唯愿粽叶年年飘香,民俗代代传承,这份根植乡土、藏于端午的温暖与深情必将永驻心间。

浓的艾蒿则是农历五月的旗帜。艾蒿的自然分布广泛,遍及全国各地。它大多生于低海拔至中海拔地区的荒地、路旁、河边及山坡等地。它的叶片布满灰白色柔毛,所以从某些角度看,艾蒿整株都会显现出极为耀眼的白色,因此艾蒿也有一个别名叫“白艾”。它可以做艾蒿茶、艾蒿汤、艾蒿粥,也可和糯米粉、黏米粉等制作成艾蒿青团食用。

端午节这天,大人孩子早早起来,一路小跑地奔向渠边、河边、田间路旁的小荒甸,采回一捆一捆的艾蒿。从十二岁起,我便在每年端午节这天领着弟弟去采艾蒿。我知道哪里的艾蒿长势好,因为在五月之前就晒好了。在采艾蒿之前,有一个仪式,那就是用艾蒿上的露水洗脸。老人说用露水洗过的脸永远漂亮、英俊。采艾蒿要有速度,因为在日出之前必须将一些艾蒿插在房檐上。所以孩子们不敢怠慢,个个像

只小猛虎在草地里寻找自己那份艾蒿,采完了用绳子捆好,扛在背上往家跑。顾不上晾干露水打湿的衣服和鞋子,孩子们都有使命在身的庄重感和兴奋度。回到家,父亲将一些艾蒿插在房檐上,母亲将几根艾蒿剪成段放在温热的水中泡着,让孩子和大人用其洗脸。还要选几片嫩叶团成小团,浅浅地放进每个孩子的耳朵里,说这样虫子就不敢进入耳道了。晚上还让我们用艾蒿水泡脚,说这样一年中,身体都不会受到寒气侵袭。

艾蒿在民间有着非凡的地位。那时乡村里的农户家家都有几捆艾蒿,平时人们习惯用艾蒿水擦身子,刚出生的小孩也用艾蒿水驱风、去寒。夏天在院子里点燃艾蒿和杂草编成的草辫子熏蚊子,冬天用艾蒿热敷腰腿,反正一年四季离不了艾蒿。我喜欢艾蒿又香又苦的味道,喜欢它灰、绿、白的混合色调,风吹它时,它用香气

吹风;我喜欢看那浓淡不一的白绿起伏,波浪里裹着波浪,我在其中像一株样子怪异的高子,被浪打来打去;我喜欢坐在有艾蒿的野地,看天上云朵飘动,鸟鸣在远处弹动耳鼓。

艾蒿有家族情结,在适合它们生长的土壤上,一撮撮、一片片地聚集,一小片就能割三四捆。我不舍得连根薅它们,留下根须就会年年发牙。离开村子后没再去割过艾蒿,自从它们被带到集市上销售,我注意到它们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原来公路两侧有许多艾蒿,因道路绿化,路边打除草剂,我途经时,就再也见不到它们。当土地开垦到没有小荒草甸时,地角、田头、沟渠也被除草剂跟进,艾蒿生长的领地越来越少了,加上艾蒿的商品化以及药用需求的大量拔根式采摘,它们渐渐消失了。这些年每到端午节,我就去寻找艾蒿,像寻找失散的亲人。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·天鹄专栏

端午「艾」

□连秀艳

在乡村,人们习惯把艾草称作艾蒿。从有记忆起,艾蒿就具有浓厚的节日标志。因此,每次去野外都会留意它,看它长在什么地方,长势如何,做到心中有数。站在它们中间,任香气弥漫,绿里透白的小浪在百草中翻腾,天空仿佛更蓝,远方更辽阔。

在印象中,如果艾蒿长到一尺左右,就快到端午节了。那时人们喜欢用植物的长势衡量时间。比如三月韭菜露出红芽芽,小葱露出绿尖尖;四月去挖婆婆丁;五月去采猫爪菜;六月青杏就不能吃了。